

■新作聚焦 贾平凹长篇小说《暂坐》:

现代都市女性的红楼余韵

□谢尚发

睽违两年,继50万字的《山本》后,贾平凹又推出了他的最新长篇小说《暂坐》。这部小说仅21万字,但关注的问题却并不小,深切时代脉搏。作为贾平凹再次触碰城市题材的作品,《暂坐》与《废都》《高兴》等构成了“西京城市小说系列”三部曲,使其关注的主体广泛涉及知识分子、农民工和女性。尤其对《红楼梦》写法和风格的继承,使小说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“现代都市女性的红楼余韵”。

城市及其乡村性和时代性

作为中国乡土文学的佼佼者,贾平凹以书写文学的商州世界而闻名,由此也奠定了他一整套写作的笔墨,即便此后转移到城市文学的题材,也带着浓重的乡土味。《废都》中因为“城乡结合部/城乡交叉地带”的逼近、通联城市,西京这个地方明显是乡村大地的一座孤岛,飘摇在热烈的乡土氛围中。随着城镇化发展的加剧,西京逐渐将乡村推为远景。但殊不知,推为远景的只不过是更远的乡村,近处曾包围城市的乡村一变而为“城中村”,非但没有远离,反而深入城市的肌理,化为其一部分。这在《高兴》中最为明显。及至《暂坐》,小说中西京的“乡土味”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精神气质的存在。这也让写于三个时间段的三部城市题材作品,完整地描摹了从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10年来长达30年的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。

作为反映西京变化的最新作品,《暂坐》跳出了城市中乡村具象的书写,而以“乡村气”“乡土味”氤氲在城市的日常生活作为表现方式。乡村的泥巴房、土路、菜园子、庄稼地等,都可以在现代资本的运作下很快转换为城市的“巨大建筑、会堂、图书馆和剧院”,但是扎根于此的人则带着“土里土气”的品性继续生于斯,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琐事也带着乡村气、乡土味。且不说那些还在拆迁中的棚户区、大杂院,即便是混迹于各行各业年轻人,也带着还未完成的身份转变,夹杂着城市的时兴与乡村的泥土。贾平凹的书写方式也携带着“乡土味”,他的遣词造句中透露着家长里短的气度,故事讲述的鸡零狗碎与《秦腔》如出一辙,人物塑造的方式也都带着故旧的乡村情怀。

所谓城市的乡土性,更在于城市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乡村气、乡土味;所谓城市的时代性,便在于从城乡交叉地带到城中村再到乡土味的转变。这不仅仅是一个作家的书写,也是30多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的缩影,它们在时代的变迁中与乡村产



所谓城市的时代性,便在于从城乡交叉地带到城中村再到乡土味的转变。这不仅仅是一个作家的书写,也是30多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的缩影,它们在时代的变迁中与乡村产生着无法摆脱的纠葛。

生着无法摆脱的纠葛。

“西京十块玉”

如果说“城市”是解读《暂坐》的第一个关键词,那么第二个关键词就是“女性”。贾平凹书写乡村女性之时,明显地有着两个人物谱系:其一,是温婉的、敦厚的,甚至是忍辱负重的,极力付出却不求回报,显得光辉照人,按照贾平凹的说法,就是“菩萨”的类型,典型如《浮躁》中的小水;其二,是叛逆的、挑战的,有些甚至离经叛道,对传统道德不屑一顾并对新生活充满向往,如《鸡窝洼人家》中的烟峰等。然而一俟写到城市女性,贾平凹似乎笔墨吝啬,女性形象也变得很模糊。且不说《废都》中的女性基本都沦为男性的玩物,较少有自己的个性,即便是《高兴》中也鲜有浓墨重彩的女性人物形象。似乎是为了推翻这种刻板印象,《暂坐》全然以“女儿国”的形式,描摹一干城市女性,她们的衣食住行、喜怒哀乐,暂坐茶馆一变而为“西京大观园”。

小说以茶馆老板海若为中心,聚集了冯迎、应丽后、司一楠、徐栖、陆以可、希立水、虞本温、向其语、严念初、夏自花、辛起、伊娃等女性。在小说刚开始不久,因其中10人都佩戴了一块玉而被戏谑地称为“西京十块玉”,再加上辛起与伊娃,其所比照的是“金陵十二钗”。这些女性或因离婚,或因未婚,全部保持单身,努力追求自己的生活,活出自己的精彩。非但如此,她们也保持着心理、精神和思想的独立,相互之间以抱团取暖的方式互帮互助,从而经营着一种较为自在的生活方式。在她们们的生活中,一个名叫伊娃的大作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,这些女性中的大多数与他保持着性往来,却都秘而不宣。他俨然成了“西京大观园”里的贾宝玉,与一群天生丽质、独具思想的女性相聚在暂坐茶馆。

贾平凹似乎故意要向《红楼梦》致敬,整篇小说只关注女性的衣食住行,关注诸多女性话题。小说胜在把她们聚集在一起,写其穿着及对服饰的考究,也写聚餐所吃的食物,甚至在暂坐茶馆小聚时三五成群聊天的神态。她们讨论青春貌美和身材,她们把最风韵的日子过得别有滋味。最终,12个女性无法阻挡命运的降临,先是久病不起的夏自花赶赴冥府,接着马航事件使冯迎命

殒蓝天,直到暂坐茶馆一场无名的爆炸,把“西京十块玉”的姐妹佳话炸得粉碎,令人唏嘘。也仿若《红楼梦》结局处,一场白雪茫茫了整个人生。

暂坐:茶或者人生

小说中夏自花从始至终都躺在病床上,在死神悬临的时日中,海若及其他姐妹们轮流照顾她和她的幼女老母。男性几乎都是不负责任的,他们不在这群女子的生活中缺席,且都满是负心汉、薄情郎的龌龊行径。以至辛起试图过上独立自主的生活,她身边用不掉的男人竟然跑到茶馆大闹一通,那种自私自利、毫无教养的粗俗鄙陋,连同小说中其他男性的猥琐、好色又贪婪的一面,映衬了他们的思想:对于女性而言,男性只不过是她们人生的“暂坐”!男人不会是她们生命的永恒,更不可能成为她们的依托。

人生对于她们而言,同样如“暂坐”。繁华如过眼烟云,即便亲姐妹的友情也会出现裂痕。表面上看,她们在城市中如鱼得水,开红木家具店、茶馆,或者做投资,生活得有滋有味。但这背后却是不为人知的辛酸和艰险。应丽后通过好姐妹严念初牵线搭桥,投资了一千多万的生意,却不想一夜之间本息俱无。待到她找专业讨债公司追讨,却又被这帮人讹诈了30万,以至于因金钱而与好姐妹发生齟齬,人生忽然大落而凄凉惨淡。主人公海若更是如此。当年开茶馆因为与市长的秘书搭上关系,低价盘下了店铺,一旦市长东窗事发,拔起萝卜带起泥,把她也给卷进去,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“十块玉”也只好做鸟兽散,正与《红楼梦》中树倒猢猻散的结局是一致的。

人生本来匆促,忽如暂坐,所有永恒都变成短暂的瞬间,沧海一粟,渺无定痕,难以觅其踪迹。那他突如其来且不明原因的爆炸,如同生活中其它突然爆出的各种人生困境、生活挫折,大者足以改变一生,小者也能让生活充满折磨。也许贾平凹并不愿意她们的人生如此凄凉,而用辛起和伊娃在梦中奔赴圣彼得堡、欲要寻求下一个新天地的委婉笔法,为小说作了结束。非真似梦,非梦似真,文字间流淌着昔日喧哗与此刻凄冷的对比,满是慨叹、唏嘘与说不尽的“天凉好个秋”。

■创作谈

在我70岁前,《暂坐》可能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。酷暑才过,书稿刚完。字数是21万吧,整整写了两年,这比以往的任何一部书都写得慢,以往的书稿多是写两遍,它写了四遍。年纪大了,爱弹嫌,弹嫌别人,更弹嫌自己,总觉得这样写着不行,那样写着欠妥,越是时间不够用,越是浪费时间。

《暂坐》写城里事,其中的城名和街巷名都是在西安。在西安已经生活了40多年,对它的熟悉,如在我家里,从客厅到厨房,由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,无论多少拐角和门窗,黑夜中也出入自由。但似乎写它的小说不多,许多人认为,我是乡村题材的作家,其实现在在的小说哪能非城即乡,21世纪以来,城乡都交织在一起,人不是两地人了,城乡也成了我们身份的两面。

突然想写《暂坐》缘于我楼下的那个茶庄搬走了。茶庄在的那些年,我每日两次都在那里喝茶,一次是午饭前,一次是晚饭后。喝了好茶就只能再好,不能将就,我已经被培养成喝茶贵族了,茶庄却搬走了。人在身体好的时候并不觉得呼吸有多重要,一旦病了,才知道呼吸的重要,且一呼一吸是那样的紧迫,一刻不停。

茶庄卖着全城最好的茶,老板竟是一位女的,人长得漂亮,但从不施粉黛,装束和打扮也都都很中性。我是从那时候,醒悟了中性的女人往往是人中之凤。她还有一大群闺蜜,个个优游自尊,仪态高贵。我曾经纳闷:为什么男的没有,女的却有闺蜜呢?而且她的闺蜜还那么多?后来我也醒悟了,女的比男的有更多的心事,无论多么了不起的女的,她们都需要倾诉,闺蜜就是来做倾诉的。那些闺蜜们隔三差五地来茶庄聚会,那是非常热闹和华丽的场面。就像一个模特在街上走,或许有人回头看,而十多个模特列队在街上走,那就满街注目。我是在茶庄看见了地和她的闺蜜,她们的美艳带着火焰,令你怯于走近,走近了,她们的笑声和连珠的妙语,又使你无法接近。

她们充满活力,享受时尚,不愿羁绊,永远自我。简直是,你有多高的山,她们就有多深的沟;你有云,云中有多少鸟,她们就有水,水中就有多少鱼。她们是一个世界。

现在,茶庄搬走了,不知是因经济下滑,还是强有力的反腐,作为奢侈品的高档茶已越来越难卖了,或者因房租太贵,员工的工资一再上涨,经营再也无法为继?而留给我的只是叹息,看茶碗在渴着,看蜡炬要烧死。

她们有太多的故事,但故事并不就是《暂坐》的文本。《暂坐》以一个生病住院直到离世的夏自花为线索,铺设了十多个女子的关系,她们各自的关系、和他人的关系、相互间的关系、与社会的关系,在关系的脉络里寻找着自己的身份和位置。正如一段古文所写:“墙东一隙地,可二亩许,诛茅荒险,缘以土垣,垣外杂种榆柳,夹桃花其中。”这是她们的生存状态,亦是精神状态。而芭丝女萝蔓延横生,日光漏叶莹如琉璃,叙述以气流布,凝聚为精则是结构之处。其中更有着陆以可的再生人父亲出现的奇异,有着冯迎幽灵萦绕的迷离,使这人间的人确实有了两种:人类和非人类。也时空转换着,一切都有了起伏不定、黑白无常的想象可能。

《暂坐》中仍是日子的波烦琐碎,这是我一贯的小说作法,不同的是这次人物更多在说话。话有开会的,有报告的,有交代和叮咛,有诉说和争论,再就是说是非。

《暂坐》里虽然没有“我”,我就在茶庄之上,如燕不离人又不在人中,筑巢屋梁,万象在下。听那众姊妹在说自己的事,说别人的事,说社会上事,说别人在说她们的事,风雨冰雪、阴晴寒暑、吃喝拉撒、柴米油盐、生死离别、喜怒哀乐,明白了凡是生活,便是生死离别的周而复始的受苦,在随着时空流转过过程的善恶行为来感受种种环境和生命的果报,也明白了有众生始有宇宙,众生之相即是文学,写出了这众生相,必然会产生对这个世界的“识”,“识”亦便是文学中的意义、哲理和诗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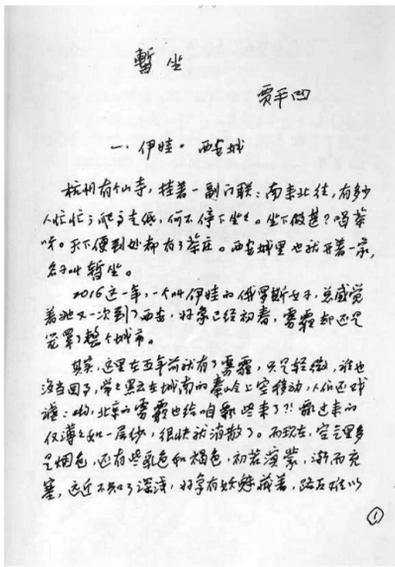
在写这些话的时候,你怎么说,我怎么说,你一句,我一句,平铺直叙地下来,确实是有些笨了,没有那些刻意变异和荒诞,没有那些华丽的装饰和渲染,可能会有人翻读上几页便背过身去。但我偏要这样叙述。在这个年代,没有大的视野,没有现代主义的意识,小说已难以写下去。这道理每个作家都懂,并且在很长时间内,我们都在让自己由土变洋,变得更现实主义。可越是了解现实主义就越了解超现实主义,越是了解超现实主义也越是了解现实主义。现实主义是文学的长河,在这条长河上有上游中下游,以及湾、滩、潭、峡谷和渡口。超现实主义是生活迷茫、怀疑、叛逆、挣脱的文学表现,这种迷茫、怀疑、叛逆、挣脱,是身处时代的、社会的、环境的原因,更是生命的、生命青春阶段的原因。处理这些话,一劲地平稳、笨着、憋着、涩着,拿捏得住,我觉得更显得肯定和有力量,也更应保持它长久的味道。尽力地去汲取一切超现实主义的元素,丰富自己,加强自己,来从事适合国情和自况的写作。视野决定着器量,器量大了,怎么着都从容。

写过那么多的小说,总是一部和一部不同。风格不是重复,支撑的只有风骨。《暂坐》就试着来做撑竿跳,能跳高一厘米就一厘米。它的突破每每以失败为标志,俄罗斯的那个伊辛巴耶娃似乎从没有见好就收。

齐白石在他晚年的绘画中,落款总是要写上八十几岁或九十几岁,这是一种释然,还是一种炫耀?而《暂坐》之所以敢纯写一群女的,实在是我不自信使然。写作中,常常不是我在写她们,而是她们在写我,这种矛盾和分裂随处可见。写到了最后,困扰我的是,这些女人是只会恋爱的,为什么她们都是不结婚或离婚后不再结婚?世上的事千变万化,而情感是不会变的吗?还是如看到的那句话:别说我爱你,你爱我,咱们只是都饿了。我就这么疑惑着,犹如这个城市在整个冬季和春季所弥漫的雾霾,满天空都是个谜团。

她们是一个世界

□贾平凹



Advertisement for '芳草' (Fangcao) magazine, 2020 issue 714. Includes a table of contents with authors like He Jianting, Liu Yizhen, and others. Editor: Liu Xinglong.

Advertisement for '星火' (Xinghuo) magazine, 2020 issue 5. Includes a table of contents with authors like Tian Yizhen, Wang Yizhen, and others. Editor: Fan Xiaobo.

Advertisement for '文学港' (Wenxuegang) magazine, 2020 issue 8. Includes a table of contents with authors like Hu Muzhe, Ni Fengguo, and others. Editor: Li Dejun.